

刘蔚编著

20世纪 指挥大师

Great Conductors of 20th Century



Arturo Toscanini
Legendary Koussevitzky
Pierre Monteux
Bruno Walter
Sir Thomas Beecham
Leopold Stokowski
Ernest Ansermet
Otto Klemperer
Wilhelm Furtwängler
Fritz Reiner
Eugen Knappertsbusch
Charles Munch
Carl Böhm
Dimitri Mitropoulos
George Szell
Sir John Barbiroffi

音乐爱好者丛书 表演艺术家篇

刘蔚编著 **20世纪** *Great Conductors of 20th Century*
指挥大师

上海音乐出版社

音乐爱好者丛书 表演艺术家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指挥大师/刘 蔚编著. -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5

(音乐爱好者丛书)

ISBN 7-80667-108-0

I .2… II .刘… III .指挥-音乐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565 号

策 划: 刘 蔚

责任编辑: 沈庭康

封面设计: 陆震伟

20 世纪指挥大师

刘 蔚 编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61,000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7-80667-108-0/J·105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412603

序

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有红花绿草,有蓝天白云。当你看到长空鹰击、浅底鱼翔的景象时,更会感慨这天地因为有了生命活力才更显可爱。但自然万物只是为着繁荣而竞争;而人类却是为了精神的最终自由而执着追求。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艰巨、非常漫长的历史使命,因为人们的灵魂还每每为物欲所困。

于是这世界便有了音乐。倦慵之时轻声吟哦,让我们忘却现实的困惑;随着声音的和谐,心灵已先期到达了臻美的境界;虽然这自由是有限的,但心灵的欢愉哪怕是只有片刻,却往往能给人毕生记取的力量。

于是我们打开广播电视,走向音乐厅堂,欣赏大师们演奏的各种乐章。

听着他们对作品所作的细微注解和令人信服的诠释,听着他们指尖流淌出来的优美音色,我们放心地把自己的感情交付给他们,脉搏和他们的节拍一起跳动,灵魂和他们的歌声一起感伤,血管中的狂涛跟随着他们的激情一起奔向高潮,宣泄了对人生价值的期盼热情。

一曲终了,掌声雷动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对大师们的崇拜到了升华的瞬间。

于是我们不满足仅仅只是欣赏他们的表演。因为他们优雅的品味和精湛的技巧,证实了“只要奋斗,便可超脱”的

人生真谛；于是我们更渴望着了解，他们是怎样成功的，是命运恩赐的机遇，还是历经千百次磨难；是血液中的优良基因，还是临苦的砥砺。

我们也想领略他们的风采：他们怎样认识世界，怎样处世待人，怎样面对金钱荣誉，又怎样决策鸿图大略，使自己的事业直指巅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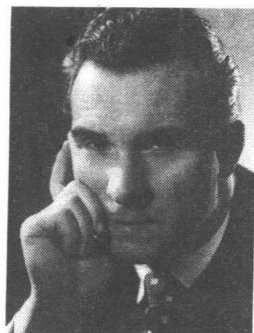
眼前这套小丛书向人们讲述的正是二百多位活跃在20世纪音乐舞台上的钢琴家、提琴家、声乐家和指挥家们如何成功的小故事，虽然也可以作为查询这些表演艺术家们资料的便览手册，但更是一套富有营养价值的精神食粮。是以为序，向音乐爱好者作一推荐，相信大师们的故事和他们的艺术一样也会使我们灵魂愉悦。

林 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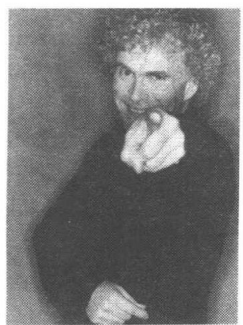
癸未暮春于望街亭



- 1 现代指挥艺术的泰斗——托斯卡尼尼
- 11 为新音乐鸣锣开道——库塞维茨基
- 17 世界乐坛常青树——蒙都
- 23 为人类、为艺术的至诚歌者——瓦尔特
- 30 抛洒千金、奉献音乐的英国指挥大师——比彻姆
- 37 屹立于时代潮头的大指挥家——斯托科夫斯基
- 44 诗意优雅的“舞蹈音乐之神”——安塞梅
- 50 “重量级”的德国指挥巨匠——克雷姆佩勒
- 56 德奥指挥艺术的集大成者——富尔特温格勒
- 64 一丝不苟的铁腕大师——莱纳
- 71 独立不移的德国指挥大师——克纳佩茨布什
- 76 大器晚成的法兰西指挥巨匠——明希
- 82 奥地利音乐总指导——伯姆
- 89 以身殉职的希腊指挥家——米特罗普洛斯
- 95 乐坛上的唯美主义者——塞尔
- 101 名满欧美的英伦指挥骄子——巴比罗利
- 107 “费城音响”的塑造者与捍卫者——奥曼迪
- 113 深邃的底蕴 纯正的风格——约休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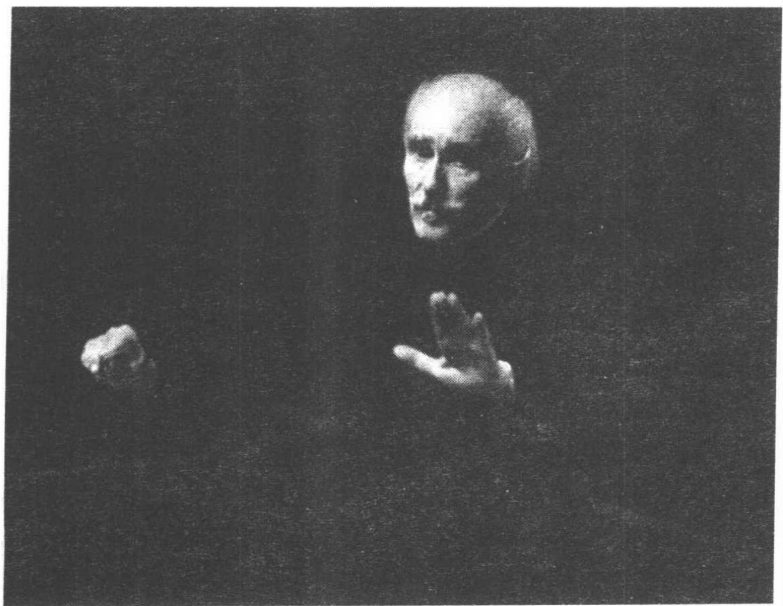
- 119 俄罗斯乐坛的“彼得大帝”——牧拉文斯基
- 125 扬名法兰西的比利时指挥大师——克路易坦
- 131 善于点石成金的匈牙利指挥家——多拉蒂
- 137 世纪“指挥皇帝”——卡拉扬
- 147 德奥音乐传统的守护者——肯佩
- 153 蹲过集中营的指挥家——马蒂农
- 159 霹雳火神 激情化身——索尔蒂
- 167 特立独行的指挥巨匠——切利比达克
- 174 淡泊的性格 深邃的艺术——汪德
- 180 指挥台上的“凯撒”——朱里尼
- 188 飘零异乡的捷克指挥大师——库贝利克
- 194 才情绝伦 英年早逝——弗里切依
- 200 苏联极具国际影响的指挥大师
——康德拉辛
- 207 合唱指挥巨星——罗伯特·肖
- 213 新大陆乐坛的一代天骄——伯恩斯坦
- 221 德奥一脉 双料大师——萨瓦利希
- 228 独树一帜的室内乐化指挥家——马里纳
- 234 用生命拥抱音乐——腾斯泰特
- 241 乐坛“绿林好汉”——科林·戴维斯



- 248 星期六不工作的指挥大师——布隆姆斯泰特
- 254 征服“指挥克星”的人——马祖尔
- 261 谦谦君子 乐坛大师——海廷克
- 268 领导宁静小城里一个伟大乐团的人
——多南依
- 275 指挥怪杰——哈农库特
- 281 从好莱坞走出的指挥家——普列文
- 287 指挥台上的“无冕之王”——卡洛斯·克莱伯
- 293 从神童到指挥巨星——马泽尔
- 301 三位一体的俄罗斯指挥英才
——罗杰斯特文斯基
- 307 “指挥皇帝”的接班人——阿巴多
- 315 日本的奇迹 亚洲的骄傲——小泽征尔
- 323 视音乐为上帝——梅塔
- 330 像瑞士钟表一样精确优雅——迪图瓦
- 336 音乐冒险家——雅尔维
- 343 潇洒的身影 执着的追求——穆蒂
- 351 键盘上的神童 指挥台上的英才
——巴伦博依姆
- 358 东西方两大指挥巨匠的得意门生——扬森斯



- 364 美利坚乐坛的新旗手——莱文
- 370 打回老家的美国指挥家——托马斯
- 376 医学博士出身的指挥大师——辛诺波利
- 382 俄罗斯乐坛的骑士——格吉耶夫
- 389 融天才、自信和谦虚于一体——夏伊
- 395 新世纪的指挥天才——莱托
- 402 倾心于现代音乐的芬兰指挥新锐
——萨洛宁
- 409 扎根德奥传统 扬威世界舞台——蒂勒曼



现代指挥艺术的泰斗 ——托斯卡尼尼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天烽火还在熊熊燃烧,但战局进程已出现了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的重大转折。这一年的7月23日,意大利的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宣告垮台,亚平宁半岛一片欢腾。饱受战火蹂躏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一夜之间出现了“托斯卡尼尼万岁”;“托斯卡尼尼,您快回来”的大幅标语,意大利人在急切呼唤着他们无限热爱的同胞、远在美利坚大陆的一代指挥泰斗——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 1867—1957);而托斯卡尼尼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录音棚里得知自己的祖国获得解放的喜讯后,立刻激动地放下指挥棒,热泪盈眶地大声宣布:“我的祖国终于得救了!”为了重建千疮百孔的斯卡拉大剧院,托斯卡尼尼毫不犹豫地捐出了一百万里拉。

托斯卡尼尼终于回到了祖国。三年后的1946年5月11日,正值米兰解放一周年之际,修葺一新、金碧辉煌的斯卡拉歌剧院做好了



重建首演的一切准备。600 名参加修复剧院的水泥匠和木匠满怀喜悦和自豪地坐在剧院的最前面，广场上则聚集着一万二千多人，准备通过拉线广播聆听托斯卡尼尼回到祖国后指挥的首场音乐会。当年近八旬的托斯卡尼尼依然步履轻捷地走上舞台时，全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像欢迎凯旋的英雄迎接他的归来，这位性格坚毅的老人不由流出了激动的热泪。

托斯卡尼尼不仅是为正义、自由和理想而执着奋斗的斗士，而且是 20 世纪现代指挥艺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假如我们对他的身世有所了解，那么对他传奇式的音乐生涯、鲜明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了。1867 年，托斯卡尼尼出生在意大利的帕尔马，父亲尽管是一个清贫的裁缝，年轻时却有一段光彩夺目的经历——参加过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加利波第将军领导的“红衫军”起义，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他对儿子的成长并不寄予太大的希望，但他的爱国经历不可能不对儿子人生观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托斯卡尼尼从小在贫困艰难的环境中长大，他的音乐禀赋卓异，9 岁就进入帕尔马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钢琴和作曲，但他是靠着奖学金才读完长达九年的课程，艰苦、孤寂和漫长的寒窗苦读磨练了他坚毅刚强的性格，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音乐学院毕业后，第二年便被一家乐团聘为大提琴手。

托斯卡尼尼涉足指挥艺术纯属偶然。1886 年 6 月，他参加意大利的一个歌剧巡回演出团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演出。乐团的指挥是一个志大才疏之辈，他指挥的第一轮歌剧演出就砸了锅，受到了当地报刊尖刻的批评，不料这个指挥反而公开指责演奏员，推卸责任，并且宣布辞职。而随之顶替他指挥《阿伊达》的副指挥又被观众轰下了台。在这极度混乱和狼狈不堪中，合唱团的一名团员像发现新大陆似地突然指着托斯卡尼尼大声喊道：“他能救我们！他能背下整部歌剧。”这时，观众都准备离场退票了，急得团团转的剧团团长只好恳求托斯卡尼尼上场。于是，年仅十九岁的托斯卡尼尼敏捷地跳上指挥台，然后果断地打下第一个起拍。音乐进行了几小节，吵吵嚷嚷的

观众开始安静下来。整部《阿伊达》，托斯卡尼尼竟毫不费力地一挥而就，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



托斯卡尼尼就以这种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指挥生涯。回国之后，他先后受聘为国内的多个歌剧院和乐团。经过五六年的锤炼，当1892年5月21日他在米兰指挥莱昂卡瓦洛的歌剧《丑角》的世界首演时，他已是饮誉意大利乐坛的指挥家了，此时他只有二十五岁。之后，他在1896年指挥首演了普契尼的歌剧《绣花女》，1897年指挥用意大利语首次演出瓦格纳的歌剧《众神的黄昏》，更是让人刮目相看。第二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托斯卡尼尼就被聘任为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并在这一崇高的岗位上工作到1903年。以后，他又在1906—1908年和1921—1929年先后出任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和艺术指导。

托斯卡尼尼三度统帅斯卡拉歌剧院，不仅指挥首演了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在意大利第一个推出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柴科夫斯基的《叶甫根尼·奥涅金》、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德彪西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等经典歌剧，而且为提高斯卡拉歌剧院的艺术品位、革除陈规陋习、振兴斯卡拉歌剧院呕心沥血，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在排演时的要求极其严格，追求尽善尽美，容不得出现丝毫的马虎。一次排练时，他要求一个男中音在某个片断再与乐队准确地合一次乐，那个男中音喃喃地抱怨太累了，托斯卡尼尼勃然大怒，那个男中音急忙辩解，托斯卡尼尼马上打断他的话：“别说了！如果你再说下去，我就把天上的雷霆统统搬到大厅来！你看看我！”他一把拽开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我也累嘛！”他坚决摒弃歌剧演出过程中重复演唱某一首咏叹调、为迎合观众而破坏艺术的完整性的旧传统。有一次，在演出威尔第的歌剧《化妆舞会》的中途，一个演员频频向台下飞吻，惹得观众吵嚷着“再来一个”，托斯卡尼尼气得脸色发白，严辞拒绝，观众依然不罢休，他毫不退让，猛地把指挥



棒折成两半,跳下指挥台,愤愤地说:“这么伟大的歌剧院,连一个艺术家也没有,只有卖艺的!”

托斯卡尼尼还在1920年、1929年两度率领斯卡拉歌剧院前往美国和德国、奥地利巡回演出,极大地提高了剧院在世界上的声誉。

托斯卡尼尼是从1908年起就职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该年11月他以指挥威尔第的《阿伊达》拉开了他与大都会合作的序幕。两年后升任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并在这年的12月指挥大都会歌剧院首演了普契尼的《西部女郎》。他在美国的首次交响乐演出则是在1913年4月的纽约,上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1915年1月托斯卡尼尼又指挥了乔尔达诺的歌剧《珊其尼夫人》的世界首演。不过,在这一年他与大都会分了手,回到了意大利。

托斯卡尼尼重返美利坚是在1926年,这一年至1928年,他应聘担任纽约爱乐乐团的客席指挥。1929年则出任重新组建的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一直干到1936年。期间的1930年,他曾带领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赴欧洲巡回演出;同年,他还来到德国的拜罗伊特,指挥演出了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成为在拜罗伊特音乐节执棒的第一个非德国籍指挥家。

然而,正当托斯卡尼尼在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达到艺术上的鼎盛期之时,法西斯的势力也在意大利甚嚣尘上,并于1922年10月窃取了政权,由墨索里尼上台组阁。消息传来,托斯卡尼尼义愤填膺,愤怒地骂道:“墨索里尼应该枪毙!”

法西斯政权上台后,意大利全国各地挂满了国王和墨索里尼的画像,惟独拥有一百五十年悠久历史的斯卡拉歌剧院是个例外,因为由托斯卡尼尼领导的斯卡拉歌剧院绝不允许那些独裁者和政治小丑玷污这块举世闻名的音乐圣地的纯洁和高尚。1924年4月21日来到了,这一天被法西斯指定为意大利国庆,墨索里尼下令在这一天的演出前必须加奏法西斯赞歌《乔万尼萨》。但托斯卡尼尼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我不准我的乐队演奏《乔万尼萨》,因为斯卡拉既不是啤酒店,也不是法西斯宣传站。你们可以在剧场外的广场或附

近长廊尽情地演奏,但我这里绝不允许!”托斯卡尼尼同时代的德国指挥巨匠富尔特温格勒是少数几个能与他相提并论的音乐家,但富尔特温格勒后来被纳粹拖下了水,加入了纳粹党,当上了法西斯德国政府的国家音乐局副总监。托斯卡尼尼对此深恶痛绝,他说:“在作为音乐家的富尔特温格勒面前,我愿意脱帽致敬;但在作为普通人的富尔特温格勒面前,我却要戴上两顶帽子。”

由于拒绝为墨索里尼歌功颂德,托斯卡尼尼成了法西斯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1930年5月,在波洛尼亚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托斯卡尼尼再一次拒绝演奏歌颂国王和墨索里尼的乐曲,遭到了法西斯分子有预谋的毒打,音乐会被迫流产。眼看国内的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险恶,指挥大师成了黑名单上的人,他只好在1937年离开祖国,流亡美国定居。就在出国前夕,为了表示对深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民族的同情和声援,托斯卡尼尼还接受了巴勒斯坦交响乐团(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前身)的创始人、著名犹太小提琴家胡贝尔曼的邀请,前往特拉维夫,于1936年12月26日指挥了该团的成立音乐会。

托斯卡尼尼1937年到达美国后,受到了崇尚自由的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美国有关部门特意从全国各地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演奏员,组建成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交响乐团,将乐团的指挥棒恭恭敬敬地交到他手里。尽管托斯卡尼尼后来客席指挥过英国BBC交响乐团和伦敦爱乐乐团,但他最后17年的指挥生涯基本上是在美利坚度过的。

托斯卡尼尼作为现代指挥艺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20世纪世界音乐史上占有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主张指挥必须忠实地为作曲家服务,将作品的原貌严谨完美地体现出来;而对那种凌驾于作品之上随意发挥的指挥风格特别反感。他有这样一段名言:“我想,在面对《英雄》、《齐格弗里德》、《阿伊达》时,一位解释者应该尽力深入到作曲家的精神世界中,他应该只是心甘情愿地演奏贝多芬的《英雄》、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和威尔第的《阿伊达》。”托斯卡尼尼的这种客观主义的指挥艺术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富尔特温格勒为



代表的浪漫主义指挥艺术盛行的年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音乐家。卡拉扬年轻时为了学习和探究托斯卡尼尼指挥艺术的真谛,曾经悄悄躲在排练厅的大幕后面观察他的排练,通过不断的观摩和思索,卡拉扬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我看完托斯卡尼尼的排练和指挥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对他来说‘忠实原作’意味着什么,应该说明,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忠实’,它不是机械的忠实,而是从严谨的风格中迸发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它能够驾驭一切,控制一切,他在指挥艺术中完成了一次革命。”斯托科夫斯基在20世纪的世界乐坛上称得上是一位引领潮流、技艺高超的巨匠了,但他也对托斯卡尼尼推崇备至,盛赞他是“所有指挥家中至高无上的大师”。

托斯卡尼尼的指挥风格严谨、质朴、精确而充满激情。他的指挥棒技巧并不十分出众,但却有一股特殊的魅力引领着乐队达到最佳的演奏状态。与他合作多年的NBC交响乐团的演奏员说:“当老头拿起指挥棒时,我们都好像通了电一样,从他那里直接传来了非常激动的感情。”他的指挥手势朴实而洗练,能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传达出细腻如微的表情变化,或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激荡人心的戏剧性效果。他强调忠实于原作,但并不机械呆板,同样非常强调音乐歌唱性的重要,“要歌唱!永远歌唱!每个音符都要歌唱,甚至休止时也是歌唱!如果没有歌唱性,音乐也就不成其为音乐了。”

除了偶尔看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之外,音乐就是托斯卡尼尼生活的全部。他坚持这样的信念:“无论是指挥,还是其他音乐家,首先心中必须有音乐。”他对音乐炽热的爱以及勤奋,是他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因素。托斯卡尼尼曾向青年指挥传授他的成功之道:“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吧!我整个人一生都化在阅读总谱上了。”

托斯卡尼尼具有惊人的音乐记忆力,无论是大部头的歌剧,还是交响乐,他都一律背谱指挥。他能够凭记忆默写出几十年前学过但一直没有演出过的作品。有一次,一位长号演奏员在演出前忧心忡忡地走到他面前说,他的乐器上的某个低音发生故障,不能发音,但

是已经没有时间去做修理或者另借一件乐器了,“大师,怎么办?”托斯卡尼尼闭上眼,思索了一会,然后睁开眼睛微笑道:“不要紧,今晚演奏的音乐中没有这个低音。”

在20世纪的世界乐坛,托斯卡尼尼是名副其实的全能型指挥家,仅指挥过的歌剧就达一百多部,而他指挥过的交响音乐更是不计其数。在歌剧方面,他最拿手的是指挥威尔第、普契尼、罗西尼等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以及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在交响乐领域,他演绎的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和理查·施特劳斯等人的作品,则异常精美而富于说服力。他指挥NBC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莱奥诺拉》序曲(第3号)与威尔第歌剧《纳布科》中的合唱曲《让思想插上金色的翅膀》(唱片编号:RCA60340-2-RV),虽然出自一张单声道唱片上,音响效果不佳,但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的指挥艺术的巨大感染力。《莱奥诺拉》序曲(第3号),托斯卡尼尼的处理严谨、朴实,富含内在的激情,结尾部分的急板段落疾似暴风骤雨,却纹丝不乱,最后达到自由与光明的高潮;《让思想插上金色的翅膀》这首脍炙人口的合唱曲,托斯卡尼尼则让乐队在平稳准确的展开中,通过合唱队如歌如诉的咏唱,让人充分地感受到这首乐曲庄严伟岸的气质及渴望自由的情感波涛。

舞台上的托斯卡尼尼严厉暴躁,是不容置疑的权威;而生活中的托斯卡尼尼和蔼可亲,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别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乐于相助,慷慨解囊。有一位与他合作过的歌手由于患病而发生了经济危机,他知道后马上寄去了一张金额可观的支票;当他知道他很喜欢的一个意大利木偶剧团在美国巡回演出时陷入了财政困境,连回欧洲的路费也筹措不到时,他立刻寄去了一张支票,帮助他们回到了家乡。与他合作过的不少音乐家尽管畏惧他的苛刻严厉,但对他的艺术造诣和人格魅力无不崇拜得五体投地。有一位小提琴手情愿放弃别的乐队聘请他去当首席和副指挥的邀请,他说:“只要托斯卡尼尼在这里指挥一天,我就一天也不离开,因为每次排练,我都能学到一些新东西。”曾经沧海难为水,托斯卡尼尼去世后,除了经济



上的原因外，NBC 交响乐团因为无法容忍其他“不够格”的指挥只好解散了。

托斯卡尼尼的文学艺术修养也是非常出名的。他从小熟读《悲惨世界》、《基度山伯爵》等世界名著，对莎士比亚戏剧和诗歌的熟悉程度令人叹服。有一次，一位女演员在刚演完《仲夏夜之梦》后用德语引用其中的台词与托斯卡尼尼交谈，他马上接过去用英语和意大利语背诵出下一页的台词。有一位他的女崇拜者在听完他的演出后，送给他一本书，上面写道：“永别了！作为我的占有，您的艺术将是无比亲切的。”他立即明白这是莎士比亚一首 14 行诗中的一句，便幽默地回答：“永别了！作为我的占有，您还太年轻。”他能随口引用海涅和歌德的名言警句，以崇敬的口吻谈论他所敬佩的林肯的为人与著作。

1954 年 4 月 4 日，在他 87 岁生日后的十天，托斯卡尼尼在卡内基音乐厅指挥了他艺术生涯中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然后宣布退休。三年后，20 世纪的指挥泰斗托斯卡尼尼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他的遗体运回祖国后，意大利政府特地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国葬仪式。在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乐声中，炮车载着他的灵柩缓缓驶过，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伫立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眼含热泪为他们崇敬无比的艺术大师送葬。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音乐的生命是无限的，音乐是不会死亡的。”这是托斯卡尼尼留给后人的遗言。如果用它来评价托斯卡尼尼辉煌壮丽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了。